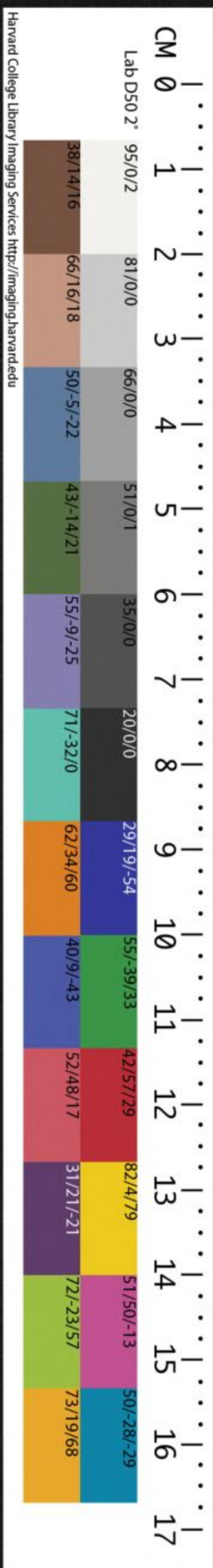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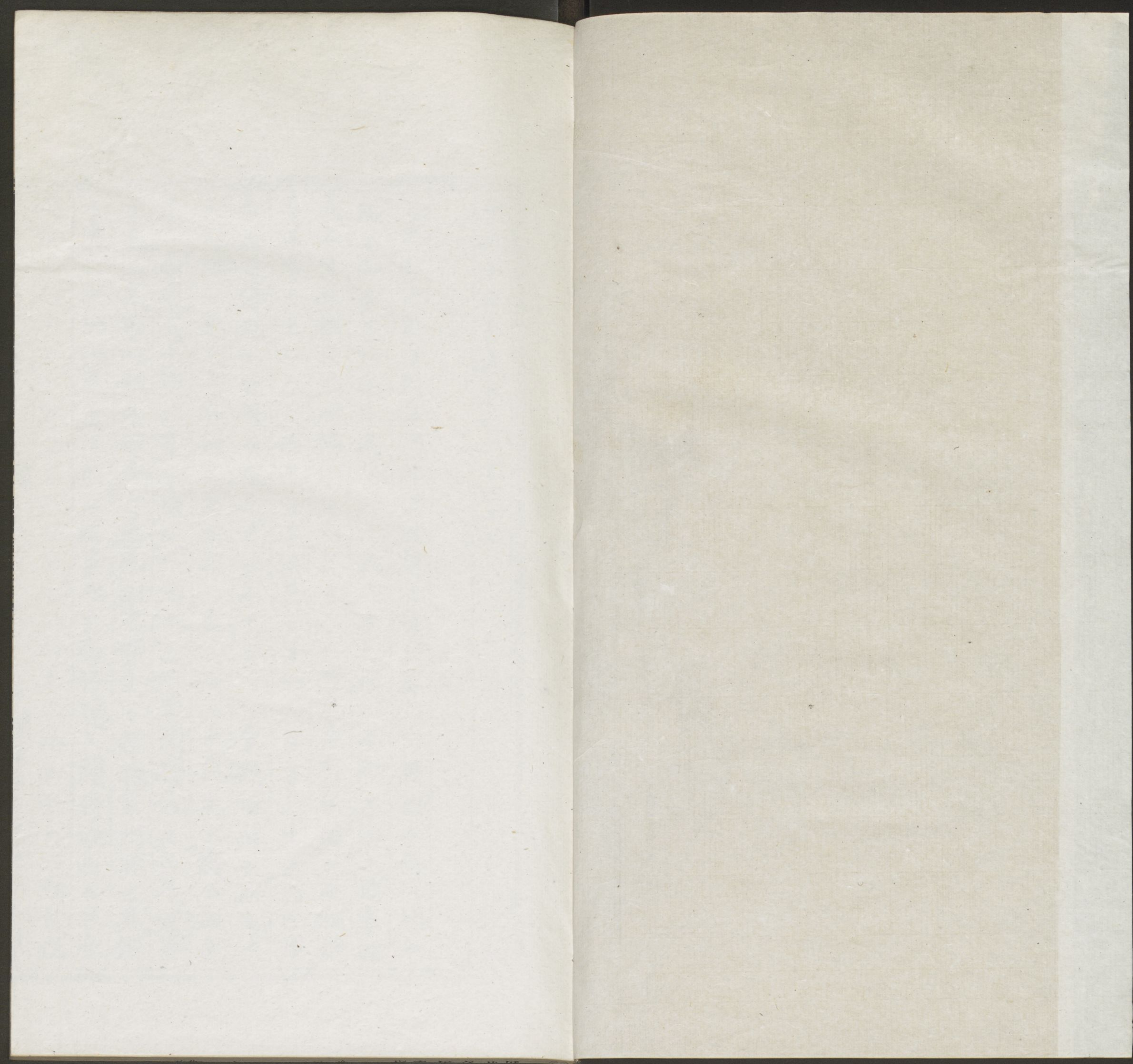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25

T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七

荒政

宋孝宗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趙汝愚上奏曰臣契勘本路八州今歲早稻多旱惟泉州為甚汀漳興化次之福州南劍又次之建寧邵武不至甚損臣所治福州自六月十六日蒙恩降香祈禱之後相繼得雨至二十七日大雨連日連接至七月初四日方止其時雨勢闊遠詢之傍郡亦皆得雨霑足晚稻尚可望七分豐熟祇緣本路地狹人稠雖上熟之年猶仰客舟興販二廣及浙西米前來出糶今歲適值二廣更旱米價比常年增及一倍以上州縣閉糶客舟至彼者皆空載而還緣此雖是秋成之際本州米價全不甚減泉州興化其價尤貴臣方欲措置差人於二浙豐熟去處博糶又聞得浙西日來米價亦自頓長見今疑惑未敢發遣竊恐將來本路必至大段闕食臨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時倉卒無由措辦。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於沿海平江鎮江等處
朝廷封樁米內支撥和糴米十萬石。付泉福興化三州賑糴。內泉福
州各四萬石。興化軍二萬石。令逐州自備舟船前去販取。依元和糴
本錢價認還朝廷。臣詢訪得今歲江東西大熟。米價甚賤。却有傷農
之憂。朝廷若降指揮。就彼和糴。必不至虧損元數。委實利便。
汝愚又乞選江北監司守臣接納。派民耕種。疏曰。臣伏覩往謨。見古
之人善能因事為功。多致轉災為福。其理非有他術。亦惟所以處之
之道如何耳。臣比聞江浙州縣。自夏秋以來。水旱相繼。細民逐食。漸
多移徙。徃徃去向江北諸郡。蓋緣其處地廣人稀。尚多曠土。若有土
着人戶。因而接納。使之耕種。猶不至大段失所。或者日後流徙者衆。
而富室之力不能盡給。其勢必有狼狽道路之憂。陛下深軫皇慈。每
令所在賑給。若乘此際。就選本路監司守臣。中有忠實堪倚信者。委

令踏逐。係官閑屋及寺觀屋宇。權令安住外。別踏逐荒闕田土。及人
戶請佃。限滿未墾之田。選擇利便去處。措置興蓋屋宇。候至來春。給
賜牛具種食。計口授田。使之耕種。其人父母妻子皆是乍離南畝之
人。既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盡力耕鑿。俾
無遺利。其規向來屯田之兵老於行伍者。其為勤惰。蓋不侔矣。待其
三數年後。家業漸成。人有固志。徐於農隙之際。教之戰陳之法。此即
古井田唐府衛之遺制。臣所患者。惟患朝廷責其速效。而所付之人
不能久安于彼耳。誠御之以長策。誘之以重賞。毋憚少勞。毋怪小費。
則事無不濟矣。昔張全義為河南尹時。經黃巢秦宗權之亂。荆棘彌
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四野俱無耕耨者。全義乃於麾
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墟
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落。勸之種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答杖而已。無

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數年之後。戶口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比戶皆有蓄積。遂成富庶。夫全義一刺史。屯將皆匹夫。當唐室大亂之餘。集一時流散之衆。猶能有所植立。今以朝廷之力。官吏之衆。當國家無事之際。而用畎畝習勞之人。誠付之得其人。處之盡其道。而事有不濟者。臣未之信也。

汝愚又乞蠲放旱傷州郡夏稅身丁錢。疏曰。臣昨蒙聖恩。令臣相度。欲蠲減月椿錢。或折帛錢。如何得實惠及民事。臣不量淺陋。已具述。管見當日實封進呈。訖竊聞聖意深以折帛錢祇及上戶。月椿錢亦未必盡及細民。以故遲遲多日。未賜處分。臣仰惟陛下至仁如天地。恭儉如禹湯。非食卑官薄祿於自奉。而寬租減賦之令。為民而下者。殆無虛歲。凡前後蠲減之數。臣竊計之。蓋不知其幾千萬矣。方此連歲

旱傷。所在流徙未定。誠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若聖意終以月椿折帛為疑。則莫若將今歲旱傷州郡人戶。來年身丁錢。緡并第四等第五等稅。方來年諸色夏稅錢物。盡數蠲放。彼亡聊之民。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黃未接之際。免有征催。自然人情稍安。天意昭格。臣區區愚慮。如蒙聖明采納。即乞斷自宸衷。指揮施行。

汝愚知信州。又乞置社倉濟鄉民。疏曰。臣伏見州縣之間。每遇水旱。合行賑濟。賑糶去處。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為生最苦。有終日役役而不能致一錢者。使幸而得錢。則又一鄉之中。富室無幾。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糶。則已居後。於是老稚愁嘆。始有避荒就熟。輕去鄉井之意。其間彊有力者。又不肯盡受其糶。別攘標竊。無所不至。以陷於非辜。城郭之人。率不致此。故臣嘗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然而求所以施行之策。則亦

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糶轉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戶。殆成虛文。轉移未斛。復多欺弊。臣愚欲望聖慈。遠采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乏絕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厰。每歲輪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本縣丞檢察其欺弊。不如法者正治之。使幸得連歲豐稔。所在稍有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姦執之心無自生矣。如以臣言可採。即乞指揮行下本司。及本路常平司同共措置。先次施行。

汝愚又陳荒政五事。疏曰。臣伏觀今歲夏秋以來。雨澤不繼。傳聞近自淮浙遠及江湖。皆有旱傷去處。陛下夙宵軫念。當寧懷憂惻怛之情。屢形於溫詔。焦勞之意。備見於玉容。始則齋戒潔誠。祈禱備至。繼又緩刑舍禁。寬縱為多。至於務穡薄征。勸分發廩。凡所以敬天保民。

弭災救患之術。無不盡與。臣智識短拙。何補涓埃。獨念蒙被深恩。備負列位。義當殫竭思慮。少報聖聰。是以不揆狂愚。輒陳管見五事。其一欲盡取見諸路豐歉次第。其二審知所在人材。其三條具諸路事宜。其四酌量事體輕重。其五申嚴義倉之法。其間雖有朝廷已行而未盡者。臣亦不避煩瀆。輒申述奏陳。惟陛下裁擇幸甚。

其一欲盡取見諸路豐歉次第者。臣伏見已降指揮。令浙西諸州軍守臣。各將所管諸縣疾速委官檢踏。目今旱傷并得熟分數。逐鄉從實開具申尚書省。甚大惠也。然猶未及浙東江東西湖南北及兩淮州郡者。蓋緣所在監司守臣。人人各懷意見。未必能盡實申奏。致誤朝廷行遣。陛下觀此意趣。豈能克已為人。誠恐檢踏之官。又皆觀望鹵莽。兼慮迂延日月。致失朝廷事宜。故望特降旨。揮委逐路監司。各具諸州大約豐歉分數。諸州守臣

各具諸縣大約豐歉分數。並限三日申尚書省。朝廷便可互相參考。莫得其真。若身為監司而不知諸州。為守臣而不知諸縣。致所申或有大段不同去處。亦可委官體訪。別議責罰。庶幾人務實。緩急不致誤事。

其二審知所在人材者。大抵講行荒政。全在得人。苟任得其人。則必能仰體朝廷之意。每事隨宜措畫。表裏相應。不至乖疎。苟任非其人。則朝廷雖有良法美意。勤勤而督訓之。然或心志不同。或才力有限。亦鮮有不敗事者矣。臣伏觀近制。已委諸路監司體察守令之不堪倚仗者。至於監司一路之責。所係尤重。今賑發常平義倉。正隸提舉司。計度財賦。正隸轉運司。盜賊刑獄事。皆屬帥憲二司。在於今日。尤須謹擇。若早傷有分數稍重。路分欲乞朝廷選委。帥臣監司中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

其三條具諸路事宜者。蓋緣所在山川風土各自不同。若是州縣瀕水去處。便可招接商旅。措置舟船。隨遠近糶糴。猶易為力。至有州縣鎮寨。僻在一隅。舟船不通。商旅不至。即與令本州措置。及令未納秋苗之際。先以約度。合用賑濟。賑糶米數。從便充撥。苗米。就本處委官送納。準備將來賑濟。賑糶。却以本州常平米數撥還。方為利便。其次諸州。或可用會子。或可用金銀。或可用度牒。或可用鹽引。如此等類。其事多端。在於朝廷實難踰度。乞令監司守貳。各具逐州事宜。朝廷斟酌重輕。即可次第酬報。非惟畢竭群慮。周盡事情。亦可詢事考言。觀其能否。

其四酌量事體輕重者。蓋謂朝廷德意誠厚。特不可以泛而行之。謂如檢會乾道七年。立定賞格。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給降付身補授名目。緣所在豐歉各異。米價貴賤不同。若使

泛然補官。却恐益至冗濫。欲候取到諸州豐歉分數。須早傷及
五分。以上方許休格補官。其次者欲斟量重輕。廣與支降會子。
令本州縣作糶本賑濟。如格目內獻米四千石。補承信即米每
石以會子二貫準之。計價錢八千貫。若支降會子八十萬貫。可
省承信即百貫。夫製造會子。在朝廷初無甚難。若吏負很多。於
國家重有利害。又所在積糶米斛。有久年陳腐者。若常歲豐登。
人無所用。值茲歉歲。猶可充飢。並當裁損舊實。及時變糶。此皆
化無用為有用。以虛券易冗實。在於聖明。必能洞曉。

其五申明義倉之法者。蓋義倉之法。本起民間。止緣人心不齊。送
納艱阻。遂致歷代權制。悉令收歛在官。其實取之於民。特為聚
之倉廩耳。此不可與常賦等也。故本朝常平免役令。諸義倉計
夏秋正稅。每一斗別納五合。應豐熟許一縣。今州縣之間。不問

豐歉。每正稅一斗。並納一升。又令即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
貧不濟者免納。謂如本戶正稅額管十石。若放稅及二石以上。
即其餘八石並合免納。今州縣之間。雖有減放。猶計餘數催取。
實非立法本意。方此百姓飢餓。猶欲仰食縣官。豈可違法征催。
置之虛糜。欲望申明法禁。咸使聞知。庶能感召至和。允吞天意。
臣所言疎淺。心實勤拳。仰祈聖聰。俯垂采納。臣無任惶懼殞越
之至。

汝愚又奏綿竹什邡二縣飢民賑濟疏曰。臣契勘去年成都潼川利
州三路。緣秋雨過多。間有損傷去處。然亦不至甚害。臣不住行下
逐路監司。隨宜措置賑糶。已於正月十六日附遞奏聞去訖。臣近詢訪
得成都潼川兩路諸州。日來米價不至湧貴。但與常年相似。積蓄之
家。尚患有米無處發泄。亦非是無米出糶。只緣是數年以來。民力窮

困。米價雖賤。亦無錢可糴。故所在細民。皆有飢窘之色。若官司一例
普行賑濟。非惟州縣力有不及。兼蜀中風俗易動。難安。一聞某處賑
濟。便至千百為群。輕棄家業。將口就食。或官司奉行無法。往往所利
不償所害。若欲只令減價賑糶。又恐如前所云米價雖賤。細民無錢
可以得食。故臣不敢立為定說。只今遂州遂縣各看事體如何。隨宜
措置。近聞得漢州綿竹縣自正月末間。先行賑濟。本縣初不曾抄劄
戶數。出給牌曆。但就一僧寺中。同衆鄉官造飯給散。緣此四遠之人。
扶老携幼。皆來就食。旬日之間。至萬餘人。本縣却憂無米可繼。遂乞
於附近州縣。同行賑濟。貴得稍分其衆。旬日之間。什邽一縣所聚。又
二萬人。臣恐其聚集不已。別致生事。已選委成都通判馮興祖。漢州
通判郭德祖。逐急權借本府常平錢一萬貫。分詣兩縣措置。各逐鄉
分差官置場務。要分散其衆。勿令群聚生事。并再行下諸州。委自知

州通判多方措置。賑濟賑糶去說。臣伏念四蜀細民貧困已甚。去年秋
禾稼微有傷損。便至群起紛紛。如此萬一有方數百里水旱。其事勢
復當如何。臣聞戊子年。數郡飢民。同日俱起。不約而同。蓋其困窮非
一日也。臣愚私心不勝憂懼。謂不可不使朝廷知之。謹具奏聞。

知建康府洪遵上奏曰。臣竊見今年淫雨為災。江東西多被其害。聖
心焦勞。哀矜惻怛之意。溢于詔旨。以至賑濟米斛。給借種本。甚大惠
也。臣兩蒙宣問。已節次具奏訖。臣體訪太平州官私圩墾三數百所。
滄浸十之七八。比之諸州。受惠最酷。故雖未雨之前。蠶麥收成。今茲
室廬資產。蕩然一空。扶老携幼。轉而乏准。上者比况。皆是州郡存恤
甚至。而緡粒有限。催科及時。其人不惟餬口之迫。且無以輸官。自非
急行蠲放稅賦。未易安集。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照隆興二年乾道
四年體例行下。轉運司委清強官前去被水縣分。檢視衝破圩岸。全

行損壞去處若干頃畝。將第三等人戶夏稅和買倚閣一半。第四等五等人戶全行倚閣。候豐歲帶納。庶幾流民聞之。不致亡徙。自餘州縣被水尤甚者。令逐州守臣覈實申奏。特與蠲減施行。臣備數一路不敢不以聞。惟陛下財幸。

遵又上奏曰。臣本月十日。恭准御前金字牌降下宸翰。本路旱傷。民有棄擲童幼於道。令逐州守臣措置收養。支過錢米。當從御前降。惻怛之辭。亡慮百數。仰見陛下視民如傷。如是切至。臣遵依聖訓。即已施行訖。臣濫膺閫寄。屢以管下旱災塵瀆天聽。恭惟陛下軫念民瘼。朝奏夕行。支撥米斛兩郡所得踰二十萬。甚大惠也。惟是亢旱非常。二稻掃地。土堅於石。間有微雨。塵可灑塵。不能滋潤。來麩又復可慮。千里赤地。十室九空。七十之老。以謂平生所未嘗見。上戶粗支目前。無以善後。中下之家。甚者或易子而食。或赴井而死。誠可矜憫。臣

竊見建康寧國太平廣德去歲水潦。蒙朝廷將三等以上夏稅倚閣一半。第四第五等全行倚閣。自非陛下博施實惠。則四郡之民已填溝壑矣。臣契勘饒州南康之旱。被害尤酷。殆非四郡水災之比。今降旨。俾第五等人戶夏稅倚閣五分。所謂第五等流離餓莩之餘。存者亡幾。臣愚欲望睿慈。特降處分檢乾道六年十月十二日倚閣四郡夏稅旨。擇行下。庶幾兩郡數十萬生靈。蒙被大賜。不勝幸甚。臣疊冒冕旒。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遵又乞倚閣饒州南康軍夏稅劄子曰。臣等伏見建康府寧國府太平州廣德軍。去年水潦。陛下惻怛愛民。將上三等夏稅權行倚閣一半。四等五等全與倚閣。四郡之民。賴以存活。甚大惠也。契勘本路管下饒州南康軍。今年旱暵最甚。民間合納夏稅物帛。并折帛錢。今春雖稍得蠶。未織造。間遇旱乏。食徃徃將絲逐急變賣。州縣催科。由此

費力。然上供之數。不敢稽違。不免嚴督上戶。今來上限所催。猶且未足。其下限一半。並係下戶合納。目今關食。全賴官中賑給。豈復更有輸官。况旱暵水潦。事體一同。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饒州南康軍將今年夏稅物帛并折帛錢。起發上限一半。其下限合起一半。權行倚閣。候將來豐熟。作兩年帶納。庶幾貧下之戶。不至重困。

契勘管下饒州南康軍。今歲旱災非常。早種不入土。晚禾枯槁。自六月中。村民已食野菜草木。目今米價雖未騰湧。兩郡飢民。或有相聚為盜。臣已於八月四日十日具奏。訖竊見江西湖南間。有早傷去處。已蒙朝廷指揮。審量守令。并委帥司監司。勸誘米斛等第推恩。今來本路未蒙行下。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照江西湖南已行體例。以憑遵依施行。

遵又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近以甘雨愆期。側躬損膳。憂勤形于玉色。

精誠上通。霽澤響應。臣因奏饒州南康軍大旱。面奉聖訓。以謂比歲元早。夜不安寢。仰見陛下拳拳愛民。如是切至。今歲江東大稔。惟此兩郡接連江西。旱災尤甚。人民流離。或相聚剽掠。州郡不即奏聞。臣竊見去歲江西旱潦。自非陛下整意民瘼。移粟他邦。則兩路之民。已填溝壑矣。臣已別具奏。乞將本路見管常平米寬數。撥下兩州接續賑糶。并乞檢照江西湖南審量守令。勸誘米斛指揮行下。欲望聖慈早賜處分。

遵又奏張運助饒州賑濟劄子曰。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檢照湖南江西路。勸誘上戶。出米賑濟。賑糶賞格。劄下本司。照會遵守施行。臣仰體聖意。即行印榜。四百道曉諭。及下饒州南康軍。督責守令。務在實惠及民。今檢知饒州何伯謹。申承左通議大夫。穀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運。劄子。情願自備人船。裝載米二千石。赴

州倉送納。以助賑濟。本州已行措置分撥諸縣。臣竊詳張運以待從之舊。獨能為國敦尚義思。為諸路倡。誠可旌賞。况積粟之家。所在不乏。使人人如運所為。則民不至轉於溝壑。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量與推恩。庶幾有以激厲實荒政之一助也。

運又奏收養童幼劄子曰。臣近准御前金字牌。送到御寶封。慶下御筆。聞本路旱傷民多。艱食。有棄擲童幼於道路者。深為惻然。可令逐州守臣措置於穩便處收養。無使凍餒。候至來歲食新。以歸其父母。自十月為始。奉行將收養過人數及支用過錢米。逐月從實奏聞。當從御前給降本路監司常切核行覺察。無得喊裂。徒為文具。付江東帥臣監司。臣已即時恭依聖訓。關牒本路監司并旱傷州軍守臣奉行外。臣謹具已行事件如後。

一。收養童幼。專委知縣及巡尉。蓋知縣之職。於民尤親。巡尉日以

警捕為事。道路村野之間。無所不歷。或有棄擲童幼。皆耳目之所聞見。庶幾收養無遺。

一。童幼中有自能飲食者。責付寺觀收養。官給錢米。住持知事。旬具養過人數。及有無病患。申官。遇有疾患。官給之藥。遇有死亡。官給材木埋瘞。

一。小兒尚在乳哺者。在城委都監。城外委巡尉。體探弓手及軍伍有乳之家。責令收養。官給錢米。都監巡尉旬具養過人數。及有無疾病。申所屬。病者從官給藥。死者官給材木埋瘞。

運又奏乞借椿管錢收糶浙西米劄子曰。臣照會建康府管下常歲上江茅船蔽江而下。本路之所仰給。今緣江西荒旱。商旅止就建康府興販。加之轉運司照年例和糶。必致踴貴。臣竊聞浙西大稔。官司又不曾拋降和糶。萬一失時。富家射利。儲蓄未解。將來雖欲收糶。亦

不可得。臣區區愚見。欲就十月初委官往浙西以來。收糶一二十萬斛。以為來春之備。庶幾可以少抑米價。兼接濟饒州南康軍賑糶。欲望睿慈許臣椿積錢內時暫借撥三五十萬貫。應副收糶。春初照數依舊椿管。不敢分文虧少。

遵知太平州奏乞借江西米劄子曰。臣契勘本州今歲災傷甚於旁郡。臣自到任。講求荒政。惟恐不至。比以官圩興工。兩縣所役二萬夫。日給錢米。民賴以濟。今來修圩已畢。緣河流日涸。舟船艱阻。商人覲望增價。本州賑糶常平米。今已數月。加以修圩之費。所餘至少。臣雖差官前去江西告糶未到。竊慮來年艱食。設或一日住糶。愈見翔踊。兼鄰近寧國池徽州廣德軍皆係旱潦去處。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於江西椿積米逐州量撥三二萬斛接濟出糶。今項椿管價錢候秋成收糶填還。於國無損。於民有利。官米雖未即來。庶幾商人聞知。以為

朝廷支撥米斛。不致深藏固惜。以須重價。實為數郡之幸。冒犯天聰。不勝激切俟命之至。

知長沙王師愈論和糶之弊疏曰。臣竊見和糶之法。本欲利民而足用。湖南行之。乃大不然。其名則美。其實則重為民害。始也無見錢以為糶本。或給官告度牒。或給三合同關子。或給乳香茶引。今州縣變轉現錢。不免強敷之於民。甚者撥有名不可催之積欠。從而追擾。其為害一也。次則以本錢不足。或低估價直。或多量升斗。出納之際。加以官吏欺弊。其為害二也。終則裝發綱運。雇船水脚之費。無所支破。又從而取之於民。若運至荆襄間。沂流而上。江路遼遠。水淺灘多。動經年歲。所費又倍之。其為害三也。是故民之所憂者。水旱。所喜者。豐年。今則豐年之憂。乃甚於水旱。以三害若此耳。臣又聞每歲諸路漕運。自可足一歲之用。只陷折至百餘萬石。遂和糶以補其缺。誠能措

置漕運。不致陷折。雖免和糶可也。縱不能全免。或不得已而為之。明撥本錢及支破起綱之費。庶幾事舉而民不被害。惟師愈為江東轉運使借米賑濟。劄子曰。昨奉御筆令已恭依具奏。仰惟宸心憂民切至。臣等敢不上體聖薄刑緩征。已責勸分。凡寬恤之事。各已次第施行外。雖有珠玉金銀。不能療飢。其所急者莫急於食。遂多旅。於有米之地。廣行興販。前來出糶。嚴戒場務。不許留。緣地里遙遠。米未可卒至。其價日增。不得不慮。抑州旱。則取給於鄰州。一路旱。則取給於鄰路。故易以之旱稍廣。大江東西至于荆襄淮甸。亦多不熟。雖招糶。政恐米亦難得。米可指準。臣等竊見從來飢儉之皇。若所在縣鎮鄉村有米可糶。人心自安。若無告糶之處。往往便扶

携妻子。就食他鄉。此不可不預有以安之。臣等相度收糶到來。亦須是一兩月之外。况有無米可知。流民臣等切見朝廷見椿積在建康府太平饒信州等處。八十餘萬碩。穀五十餘萬碩。而常平義倉不在此數。年前所積之米。恐易得腐壞。蒙朝廷指揮。令以新欲乞存留見米一百萬碩。穀二十萬碩。以備總領所官兵可准一年之數。餘外有米穀。欲望聖慈。許臣等願。穀二十萬碩。通融就便分散諸州縣量旱傷輕重。次散榜曉示。令人戶通知。又從而發常平米以賑濟之。如可安。不至流移。而鄉村豪富有米之家。見官司賑糶。賑濟徧及遠近。決不至閉糶。又客販之米或來。則亦不敢乘時要索高價。如此庶幾民不艱食。全活者必衆。此誠莫大之實惠。所糶到價錢。臣等自當認

數收筭寄納積積庫。才候來年稍熟。便行收糶補還。以陳易新公私
兩濟。何以加此。今來控陳。似若太早。正恐往返待報。動經旬月。儻至
急關臨期。有請緩不及事。是用冒犯天威。詳悉奏聞。伏望聖慈早賜
施行。

中書舍人崔敦詩經筵附進救災五事狀曰。臣備數經筵。輪當供進
故事。臣謹錄太宗皇帝所以速於救災之事上進。臣竊謂天久不雨
今雖未見災傷的實。臣先事而言。有當早正而亟行者五事。條列如
后。

一。救災卹患。全賴監司守臣。若監司守臣不得其人。責以賑救。洎
至施行失序。民有流殍。雖行黜責。已為無益。臣愚欲乞睿慈。明
諭宰執。深詔臺諫。先次謹察災傷路分監司。癘老庸懦。及循常
無才。不足倚仗者。奏聞。令三省選擇易置。却令諸漕臣常平官

一。面開具管下關兩州郡守臣有無癘老庸懦。及循常無才之
人。限一月各具保明聞奏。取自聖裁施行。向使監司郡守皆得
其人。則朝廷無所慮矣。

一。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除盜居一。臣竊見諸州禁軍。自來紀律
廢弛。往往不着營房。不成行伍。倉卒難集。切恐一夫奮臂於市。
八無當者。防備鎮戍。慮所當先。臣欲乞睿旨。早傷路分安撫司
申嚴條制。令諸郡盡刷禁軍。自九月始。逐日點集教閱。至來年
四月止。其巡尉弓兵。亦令諸州嚴行戒束。不得名色。占破盡數。
根刷。各就本處逐日教閱施行。

一。臣竊見近者朝廷第去歲救荒之賞。監司守臣皆有等差。臣竊
聞去歲災傷州縣。官吏宣力者多。令賞不及。無以為勸。臣欲乞
睿旨。行下諸路漕臣常平官及州郡。將來救荒。各先具逐州逐

縣所差官吏職位姓名聞奏。俟至結局並議第賞。如有曠敗亦行責罰。庶幾上下協濟保無誤事。

一。臣伏見在法災傷檢放及七分。以上賑濟貸給。具有成法。臣竊見州郡檢放自來。統以逐縣災傷紐算分數。然一縣壤土高下不齊。此熟彼凶。有至懸絕。且如一鄉災傷。有及十分。若使統計一縣不及七分。則十分被災之鄉。例與輕災鄉分一同。不被厚卹。冬來檢放。月分在近。臣欲望睿旨。今後紐算災傷分數。各以逐鄉為率。凡及七分已上。並令依條施行。

一。臣伏見諸路州縣。有早未得水成熟。正當刈獲。及有下田乘旱已。施布種去處。可望微稔。今來車澳尤急。訪聞官司驅催夏稅。不知體恤。輸綾則拘留暴。納絹則搽污退換。緣此農民淹留廢業。不得趁時了辦。接濟口食。臣欲望睿旨。令諸路監司嚴行

覺察。按劾聞奏。其四等以下。亦當酌量權行。倚閣施行。

叅知政事周必大論和糴疏曰。臣昨聞見高量。和糴行在約三十萬石。既是地近。不妨臨時降旨。偶聞來價日減。恐目下便合施行。但近緣印會子稍多。止可作七百七十一文行用。若更指一二分見錢。則所費不過一二十萬貫。而輕重相權。其利極博。此事臣思之甚密。蓋將來有所調發。不患見錢不出。故也。又臣每聞陛下預念年歲之豐歉。雖陰陽家說。亦行採訪。臣未嘗不歎仰聖德。孜孜民事。頃刻不置。非如群臣止苟目前。而忘遠慮也。臣數日前。日五更視月。見歲星粲然。於其傍。考之占書。亦主歲饑。嘗問太史局官。或云是犯。或云近爾。以臣觀之。有德可禱。聖主固已優為。有備無患。人事自當預誌。但令儲米稍廣。則所謂錢物自可力致。

吏部侍郎李椿奏常平義倉疏曰。臣竊見義倉法。自隋唐以來。行之

以備凶年。賑給災傷下戶。其利甚博。其常平倉數十年來。無糶本收糶。徒有常平之名。而無其實。惟有義倉米在焉。蓋本聚米於鄉村里正之家。遇凶歲則給散。不致農民流徙。建議者因里正間有侵盜。遂移貯於縣倉。固自難以及於鄉村人戶。頃年州郡又皆令人戶赴州倉輸納苗米。隨苗帶納義米。遂不復及於縣民。所以每遇歉歲。民必流徙。雖無里正侵盜之患。而官司移兌侵借。陳腐化為塵土。災傷則惠不及民。可謂因噎廢食。蓋失義倉本意遠矣。仰惟陛下矜恤元元。一遇歲歉。則勞宸慮。數下詔旨。勸諭賑糶。存拊之意。備至。而州縣之間。不過於州城縣郭。出糶官米。略能薄濟市井之人。而農田之家。不預。况農家聚米而不得食。實為不允。其或糶粥給散。始則稍稍贖給。饑民輻輳。則聚民餓死者。不知其數。是不得其術。反致殺之。尤非賑給之法。今來連歲豐稔。粒米狼戾。不可恃以為常。而不為之備。臣愚

欲乞今後將隨苗義倉米。止令就逐都保置倉輸納。保正副掌管。界交割。仍止令納穀。庶可存留。縣尉封教。逐季點檢。遇凶歉。則縣佐官量事給散。申提舉司照會檢察。設有保正副。侵盜亦自可以賠償。比之在州倉陳腐。允換艱難。專肆侵移。而農家不得食。無以救凶歲。事體大改不同。仍免官司般運賑糶作弊。農家流移。誠為實惠。今具畫一如後。

一。逐都保除沿邊州縣外。於有人煙去處。約穀之多少。以五年之數為倉教保正副掌管。聽為團倉。逐年旋增置。

一。縣給受納隨苗義倉穀團印赤曆。付逐都保正收掌受納。每旬具數。縣尉躬親盤量封教。

一。縣別置義倉簿。銷注驅催。隨稅簿赴州用印。

一。義倉鈔二紙。一鈔給人戶。一鈔縣照銷簿。即不得官賣鈔紙。

一。人戶先就本都納義倉穀。請鈔連粘於苗米鈔前送納。苗米未納。義倉不得交苗米。

一。義倉團印用至省限滿日。繳申縣毀。以防作弊。其殘欠却令赴縣倉交納。用縣印印鈔。以別省限外輸納之人。

一。每都聽募計子一名同保正副掌管倉穀。共受納時。聽收量穀利潤錢。每斛不過三文足。保正副聽量收利潤以為修倉費用。每石不得過二十文足。

一。官員季點義倉。隨行公人。輒有搔擾。並行重錄。其縣給團印曆。有取受者。準此聽人戶越訴。官員罰俸。甚者委按察官奏劾。

一。逐都貧富不等。遇歉歲。隣近都分有無賑給。不出三十里之外。逐都置板榜於倉前約束。備坐朝廷置義倉。所以備災傷憂民之意。勸諭人戶依時輸納。乾好禾穀。保正副在意掌管。毋或侵

耗。一。有災傷。從實申官。乞行量散。免有流移之患。務得實惠。

一。有上盡事理。令提舉常平司條具申請施行。

一。義倉既有穀在鄉村。所有諸州縣見在義倉米。並撥充常平倉。

一。遇水旱災傷。則減時價賑糶。收本錢以充豐歲糶本。既有糶米。則常平之法不為虛文。一舉而兩得之。仍申嚴常平借兌之法。

一。守而勿失。誠為久遠之利。

唐仲友台州入奏。劄子曰。臣伏觀近歲屢稔。而戶口日衆。官用寔廣。公私蓄積。未至充衍。年一不登。民已艱食。陛下軫念元元。力講仁政。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小民。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雖至愚。願效管見。

竊觀近降旨。揮私下債負。守令勸諭富室上戶。更加接濟。容令寬限了還。如是貧乏。委無從出。不得因此轉利為本。及非理準折。亦須蠶

麥成熟。方可旋行理索。臣謂勸諭借貸。最為救荒之急。此令既行為

利甚博。臣愚尚慮舊新債負併在蠶麥。細民必困。理當富民慮借者不能併還。未樂借貸。更宜明為期約。示之必信。臣聞本朝司馬光以河北災傷條賑贍之策曰。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臣謂光言於今可行。欲望陛下采光之策。明降睿旨。下諸路轉運司。應災傷州縣。並令守令勸諭富民。自陳蓄積之數。除存留其家歲計之外。實餘若干。以十分為率。七分出糶。三分借貸。願多以分數借貸者聽。本縣印給簿曆。開坐旨揮。約自日下至麥熟以前。節次借貸簿曆。合用同印記。簿在富民。曆付借者。每月取息不得過三分。其鄉例不得將舊債作新借之數。其舊欠自從已降旨揮。蠶麥成熟。旋行理索。其新借至秋成日。却據印給簿曆理索。此後應成熟處。不許富民之陳乞再給簿曆。自如常年鄉例借貸。惟有災傷方可從州縣陳請舉行。免於習常。乃為良法。此令惟出朝廷。民無不信。如蒙聖慈。采納乞下戶部勸當疾速行下。庶幾遠方之民。蚤霑實惠。不勝幸甚。

蔡戡乞平糶上奏曰。臣聞穀貴傷民。穀賤傷農。古今通患也。是故有平糶之法。李悝行之於魏。耿壽昌行之於漢。彭果行之於唐。皆因穀賤增其價而糶。穀貴損其價而糶。亦古今良法也。粵自去歲江浙大稔。斗米之直百五六十錢。今浙西兩陽時若。高下之田。自有豐登之望。新穀既升。其直愈賤。老農咸謂數十年來所未嘗有。古者穀賤傷農。今者農末俱傷。公私皆病之。田家作苦。十得一稔。欲以輸租償債。今也負擔適市。人莫之顧。不得已而委之。僅得千錢而去。一歲所入。不足以紓目前之急。何暇為後日計。所以粒米狼戾。而不免於凍餓也。米價既賤。錢幣益重。人所難得。何敢輕費。所在客旅。無條。工商游手之徒。莫不坐困。民間錢既難得。冬組糜費。夏稅物常無

所從出。州縣催科。所以勞擾倍於常年。此皆穀賤之患也。夫欲利農
民。不若行平糶之法。今秋成在即。臣愚欲望睿旨行下
蘇常湖秀四州。路逐空閑寺宇。置場收糶。隨市價低昂而少增之。吏
胥乞覓者。坐以重罰。米價既增。又無它費。利之所在。不憚遠近。自官
連檣而至。所糶既多。可以代江湖上供之數。却截留綱運於沿江州
軍。樁管以為邊備。不唯民力裕。邊備足。它日萬一有歎。亦損價而糶。
亦可以濟飢民。補國用也。

先宗時。蔡戡乞賑濟。上奏曰。臣竊見八月十日以後。連日大雨。本府
管下天目諸山。洪水暴發。餘杭臨安新城被害最酷。富戶於潛錢塘
吹之餘波。及於鹽官仁和。小則滄浸田畝。大則漂蕩廬舍。善則喪失
軀命。且以六縣言之。溺死者千人。被害者五萬餘家。旬日之後。水勢
方退。禾稻滄沒。根株腐爛。秋成既已失望。饑民無所得食。雖蒙聖慈。

特遣使者。捐金發廩。徧行賑濟。恩澤至渥。然但可紓目前之急耳。此
去夏熟。尚有七月。若人人而給。則廩粟有限。饑民無窮。臣竊計五萬
餘家。約三十萬人。大人小兒。各居其半。大人日給一升。小兒日給半
升。日支米二千二百五十石。月支米六萬七千五百石。半年為期。約
用米四十萬五千石。以臨安六邑費粟已四十萬石。今歲淮浙諸郡。
悉以旱告。朝廷恐難徧給。臣區區管見。不若行賑糶之法。計口給糶。
減價與之。庶幾所費不多。所利甚博。可以接續。不至中輟。反誤饑民。
臣伏見朝廷樁管米。見在一百七十萬石。每歲收糶。正欲為水旱凶
荒之備。其間亦有積年陳粟。自當易之以新。臣妄意擬於樁管米內。
且借三十萬石。減價賑糶。照得元價每石貳貫叁百文。量減叁百。
每升只作二十文。省出糶。庶使飢民易於收糶。以三十萬石計之。縣
官所損。不過九萬貫。而所活飢民至三十萬。其利豈勝言哉。欲望聖

慈特賜詳酌。行下省倉下界。或豐儲西倉水次近便處。支撥所有水脚糜費。本府自行出備。官吏添給。本府自行措置。賑糶之後。收到錢數。逐旋解還司農寺。一面收糶新米。補足元數。公私實為兩便。寧宗即位初。接伴使彭龜年論蘇秀等州水災。疏曰。臣伏自初九日。陛辭。初十日出國門。十一日至秀州。十二日夜至平江府。從此路程。前去不敢住滯。逐客一事。自有故常。不足重塵聖慮。唯是自離國門。見凶塗積潦。滄浸民田。目即未收之稼。已不可救。已收刈者。多用竹木架閣在田。連日積陰不解。雨勢未已。亦必損爛。猶有向去繫利害之深者。百姓乏食。全望麩麥。以相接續。而田水不去。天壽未期。設使麥不入土。民無所恃。流移餓莩。斷不可逃。陛下罪已求言。倒廩賑給。固足以上感天意。而災變未消。實有可懼。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大臣。講求親切及民之事。共致懇切。事天之誠。每事求實。不為虛文。登進

忠謹。以杜陽德。斥遠邪佞。以消陰沴。庶幾以聖德又新。天心昭格。臣遠去闕廷。輒因目所親睹之事。郵置以聞。仰助陛下寅畏。干冒天威。無任戰慄。

貼黃。臣竊見漢元帝時。日青無光。弘恭石顯等。皆指以為周堪張猛用事之咎。及斥堪猛。復有日變。元帝乃召昔言咎在堪猛者。切責之。陛下遇災而懼。不愧宣王。然臣深恐小人別有指陳。上惑天聽。施行或謬。恐未免為元帝之悔。臣願陛下聽言之際。更加精察。擇是而從。不勝幸甚。

龜年又論淮浙旱潦。乞通米商。仍免總領司糶買疏曰。臣聞暹羅霸者之所戒。閉糶諸侯之所羞。而况人主君臨天下。一視同仁。豈可復有彼疆此界之分。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卹哉。竊見本歲淮東兩浙。多被旱潦。如常潤揚楚。盱眙等處。當與收成之時。斗米至為錢

四百上下。無下三百足陌者。近日行都米價頓增。至煩朝廷報軍儲給糶。以紓目前。而米價依舊不減。異時春冬之交。必大翔。為實為可慮。訪聞江西湖南北州軍間有豐稔去處。設使就彼和糶。又恐官司交易。易得成擾。收糶津運。倍有所費。擬臣愚見。不若通商。最為上策。欲望聖慈。行下三路漕司。俾之約束。汭流州縣。不得遏糶。如商旅米船。特免力勝稅錢。至歲終而止。不得妄以它貨阻滯客旅。如果有它貨。令所至州軍勒客人。別用舟裝載。依法投稅。仍關報前路官司。從漕司多出文牒曉諭。商旅聞此。必須方舟而下。不特移粟之惠。可以救民。而益課必增。亦以利國事。莫便於此者。

嘉泰二年。葉適上奏曰。臣病苦餘日。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符泉南。今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臣採湖南士民之論。以為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輒不耐。地之所產。未最盛。

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千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賑糶。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為常俗。其不耐小歉。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相給。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青黃未接。食於常平者十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為一路通融。有無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纔十之三四。比湖北纔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屢減。舊額總司按籍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漏底。今漕司亦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交易。使者與屬官聚議。搏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比承乏諸郡。小歉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捐資。為諸

司之倡。去歲祁陽蔣園十借糧作過。守令張皇。一時駭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閔默而止。臣以為一司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以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辜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司所得屬郡財賦。又有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干涉。及他司有例可以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餘積。為萬一水旱急難。百姓指準之地。其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雖熟討。不敢奏陳。蓋初始既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行。無使貽害。是以為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不幸甚。

嘉定元年。祕書省著作佐郎楊簡上奏曰。臣不勝痛心疾首。以告陛下。亦知近在都城之內。外民有餓而奪市食者乎。又知有父子俱餓。知必不能俱生。遂沈其子女於江者乎。臣所聞已不一。而况於所不

聞乎。都城之東。有其婦憫舅姑之餓。曰。婦當盡。身助給舅姑。聞其言自經死。舅知姑死。舅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經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之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轍之下。而餓死者至於此極。而况於遠者乎。又况於淮民相食。妻食其夫屍。弟食其兄屍。至於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為民父。而有此。群臣之罪也。孟冬之月。臣聞朝廷有所忘。浙西椿積米僅二十萬斛。臣亟請於前左丞相錢象祖乞盡以給助淮民。象祖吝不與。今聞淮民嘯聚。得非前者吝米所致。雖二十萬斛。未足以盡活淮民。而淮民知朝廷賑恤誠意所及。或不至大亂。近雖未有急報。然朝廷豈可不亟為之圖。望陛下急詔大臣。痛切為民為國。集群臣詳議。先根刷諸路常平及允椿積米數。復別議利害。或命省司各竭謀慮。詢訪以聞。令徒聚百官于行都。擾擾焉往來。泛泛焉從事。循循焉度日而已。不使之出其

曾中所藏道其所嘗見聞共議共計。內外多少財用。陷沒於賊吏之手。郡縣多少財用。徒費於迎新送舊。而不思擇賢久任。內外多少財賦。費壞於三年之科舉。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舉士子為不肖。使害民壞國家。諸軍虛籍。不知其幾。以虛籍之數濟飢民。何為乎不可。又聞淮民之飢者欲渡江。江上郡守有遏之者。結怨飢民。是激之使為亂。又聞有賑濟官以淮上飢民。嘯聚。申上司。至于累累而上。司者不報。為上司者昏繆至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寇危社稷也。臣思執政大臣。必患乏才。乏才因於拘資格。臣稽古昔未嘗用資格。人才難得。幸得一人。而又以資格廢。則何以濟民。何以弭寇。何以安社稷。望陛下力諭執政。唯擇賢才。毋限資格。務循古道。以濟民弭寇。安社稷。臣不勝惓惓。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八

荒政

宋寧宗嘉定七年。江東轉運副使孫德秀奏。乞蠲閣夏稅。秧苗疏曰。臣竊見本路州縣。今歲以來。雨澤闕少。臣昨經由池陽之日。其時不雨。已及旬餘。迨至金陵。一向乾旱。蓋自三月至于五月之終。九旬之間。有雨者纔六七日。焦熬之狀。蓋不待言。播殖之功。一切盡廢。臣朝夕訪問。惟信與饒得雨頗多。歲事可望。若建康太平寧國。沔南康廣德諸郡。旱勢略同。臣以祈禱。聞出近郊。及因閱舟。親至采石。經行原野。莫非赤地。四顧所及。全無秋苗。間有瀕江。可以車戽之地。或已栽種。然水熱如湯。不堪蔭養。茁然長茂。旋又焦黃。訪聞當塗宣城管下圩埂之鄉。每歲常苦水澇。今亦種不入土。與陸地同。近舟行過大城堰一帶。見蝗虫飛泊蘆葦間。綿亘十數里。未幾遂入府城。皆由東

北而來。蔽天障日。遇其所落。草木為空。又據諸處申到。若建康府之
上元江寧溧水。池州之貴池銅陵。寧國府之宣城。皆有蝗蝻生發。所
未中者。尚不及知。此一路旱蝗之大略也。常平義倉之儲。總一路凡
四十三萬。而侵移陳腐。皆在其中。姑以建康一城言之。居民日食。凡
二千斛。而常平初無顆粒。義倉之米。以石計者。僅一萬九百有奇。以
之糶濟城郭之民。不數日盡矣。况能更及田野乎。以此推之。常平義
倉已不足恃。沿江諸州。元非產米之地。自經兵旱。田疇蕪廢。在在相
望。所出益少。綱運起發之外。其能幾何。接濟軍民。唯仰客販。今則兩
淮既皆遏糶。溯河般運不通。上流客舟亦頗不繼。諸州米價漸已日
增。艱食之虞。近在朝夕。嘗博訪父老。皆言粳稻雖已失時。尚堪雜種
麻豆。蕎麥黃粟之屬。綠田中無水。不通翻犁。而不可種。下等農民之
家。賃耕牛買穀種。一切出於舉債。今秋成失望。小大憂危。而官司催

督夏稅。略不少貸。典賣罄竭。不足以償。而種子價高。無錢可糶。而不
能種。凡曰陸種。僅可救饑。近年官司往往不郵。每遇檢放。指為熟田。
責令輸納苗米。未免賤糶。所有貴糶所無。以供公上。殫其地之出。不
足以輸。所以更相懲創。而不敢種。臣自聞此語。為之惻然。竊惟今歲
之旱。實與往年不同。往年之旱。多在夏秋。田疇既已布種。故雖災傷
之甚。什至七八。而其熟處。猶居二三。今則高下之田。皆為荒地。借令
雨以時至。雜種可投。尚恐空於蝗螟之口。而况雨未可期。種未可必。
方來之患。日月尚長。民情搖搖。已有流移之漸。臣近準朝旨。將來合
議糶濟。即與本路諸司同共詳議。措置施行。臣已恭稟多方講究外。
竊謂與其待已饑而行糶濟之惠。不若先未饑而加存卹之恩。謹具
奏請。事件如左。

其一曰。倚閣夏稅。臣近據太平州百姓王經等一百六名。狀稱自

去冬以來並無雨雪。麥苗先已乾死。收到此小。不了食用。目今秧苗又盡枯死。蕎麥蓋種難得錢物。亦無處收糶。田地乾亢。至甚。亦難耕種。老幼日夕憂惶。不能存活。欲乞備申朝廷。權閣今年夏稅。臣方欲冒昧控陳。忽準戶部符臣寮奏請。內一項寬旱地之賦。以為秧苗未得種插。人情方且皇皇。而折帛起催。半責見錢。版曹既有歲例。州縣苟欲逃責。征誅憔悴之民。不減星火之急。農困追呼。將復失種。其為怨嗟甚於不雨。此當亟行戒約。江淞監司。目即體訪。先來被旱之處。一面行下郡邑。將第四第五等下戶折帛等官物。稍寬旬月之期。以俟秧種了畢。即蒙聖旨允從。仰見陛下至慈至仁。勤恤民隱。凡有所聞。無不施行。臣即已鏤榜曉諭州縣。令自榜到日為始。住催一月。雖足以寬目前。而一月之後。催理如故。方細民罄罄。株死不贖之時。縱令督

促萬端。終是無可償納。徒使吏卒並緣。得為苛。役。人戶憂迫。不免流移。理勢實然。非臣過計。兼本路近年民困。所在相望。今既未能招徠。不可使見存之戶。更有流徙。伏望聖慈。速降旨揮。將本路州縣旱乾不曾種。將去處。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權與倚閣。候將來得熟日併催。庶幾稍解倒垂之急。臣不勝人願。

其二曰。蠲放秋苗。國家仁愛元元。著為災傷檢放之令。德澤滂溢。入人至深。近歲州縣長官。多以趨辦財賦為能。鮮以保全民命為急。下吏承風。輒懷觀望。且如去歲宣城南陵。蕪湖繁昌貴池。銅陵青陽等縣。皆被水災。檢放之時。多不及數日。自臣到任。來訴者多。事已後時。無從覈實。而參之衆言。宣城尤甚。故前者輒上倚閣殘零之請。伏惟聖慈。必已矜從。今歲旱災前所未有。至

仁如天。俯燭民隱。將來苗稅。必是優與蠲除。而臣察諸衆情。似
懷憂畏。蓋緣近年檢放。例以從窄為賢。逆料將來亦如此。至於
不敢雜種。以避輸苗。其情尤可深憫。臣謂今欲辦安人情。使無
逃徙。莫若控告朝廷。先期降旨。約敕州縣。應本路官私田畝。元
不闕雨處。將來成熟。自當依條輸納外。其久旱不雨。種薄去處。
並與全放秋苗。其雜種麻荳之屬。並不許指作熟田。責令輸納。
苗米。以至重困。許臣備坐旨。揮散。榜曉諭。庶幾農人安。心不至
狼顧。實一道幸甚。

右臣恭聞乾德二年四月詔曰。自春徂夏。時雨尚愆。深恐黎民失於
播殖。所宜優卹。俾獲蘇安。應諸道所催今年夏租。委所在官吏檢視
民田。無見苗者。上聞。並與除放。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日詔令諸路
轉運疾速行下州縣。開具實被災傷頃畝數目。及合放分數。以聞。仰

惟太祖皇帝開造我朝。配天之業。高宗皇帝中興萬世。無疆之
基。二聖一心。皆以保全民命為本。故於災傷之歲。切切如此。夫
以四月而蠲夏稅。以八月而檢秋苗。自常情觀之。毋乃太早。蓋
救災卹患。當於民未甚病之時。若待其飢莩流離。然後加惠。則
所全宣矣。為民父母。忍使至斯。兩朝詔書。可為大法。今臣所陳
一事。如蒙聖慈。降出三省。早賜施行。其於公私。皆有便利。一則
征歛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公家租賦。二免失陷。
二則農人。肯行布種。自救其饑。不至大段闕食。全仰官司糴濟。
三則窮窶之民。粗有生理。何苦輕捐其身。而為盜賊未萌之禍。
銷預尤多。臣叨蒙聖恩。昇以清計。一路休戚。責實在臣。庸敢齋
沐投誠。仰干天聽。臣無任震惕。竊罪之至。

八年。德秀又乞撥米賑濟。劄子曰。臣伏見自冬徂春。南洋稀少。

入夏以來。亢陽彌甚。陛下嚴恭天命。憂念元元。延
輝遷謫。遠沒產。苟可銷盤。致和無所愛惜。臣等布
九郡。而建康太平寧國。徽池廣德南康七郡。迄今
成間。得沾濡。炎天毒烈。土脉乾燥。畊種不入。赤地
水可揜秧苗。去處飛蝗。所過靡有孑遺。惟饒信二
却聞其間。自有旱慶。今方六月。城市閉糶。米價騰
村落之間。必有餓莩。向秋以後。捐瘠又多。累據諸
并州縣。備中旱荒之狀。有不忍聞。池陽道路出沒。
數百人。入令丞廳求糶濟。建昌縣百十人。劫隆興
非饑窮迫身。何忍至此。見得今年旱災。不同常歲。
甚亡路。國之根本。在此江東。丁時外虞。尤欲安靜。
必傷天地父母之仁。不幸註誤有司。寧不重閔。憂
謹言。救死。旱。宣元狀。所部
不雨。早勢已
相望。稍有近
州曾申得雨。
民食已艱。
虞人戶陳訴
剽掠。休寧縣
府。居民。尚
本道旱勢。文
使一夫餓死。
惟。有。速。發

見歲。不吝重費。救奪民命。度脫蓄厄。庶幾感通天意。消弭事端。
今災傷至。慮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知朝廷極力拯
濟。有恃以生。則雖顛踣流離。終不携貳。且及早予民。所費既有。
所濟甚博。待其賣妻子。棄鄉井。填委溝壑。嘯聚山澤。而後為之。
其費不止於此。而傷敗已多。江東自昨歲旱蝗。屢經豐熟。荒田
未墾。在在相望。若今更有轉徙。必至無人可耕。國之所失。不知
幾倍。臣等蚤夜憂懼。思得叶心盡力。為陛下救此一道生靈。使
不至飢餓流亡。散為盜賊。以遺朝廷憂。已行下州縣。分遣官僚
躬親抄割。略計七八郡所當濟者。不下百餘萬戶。戶給一石。以
該一百餘萬石。所在州縣。匱乏。豈有寬餘。而義倉見管。纔四十
三萬。耗腐在內。非陛下捐數十萬石之米。不足以賑此凶災。竊
惟目今旱慶既多。諸郡必紛然以錢粟為請。却致朝廷難為應

副是以會約一道當濟之數摠為奏陳。候諸州申到戶口據實分撥。今本道所請其數若多。散之州縣猶以為少。臣等自行計擢下於此數。必支給不敷。非若尋常有司增多申請。但異十得六七之比。陛下禱旱之初。不愛曠典異息。以銷天變。蘇民瘼。今赤子孳孳。赴懇求。延旦夕之命。必不惜力。斬費。不以抹之。臣等謹體聖懷。昧死上奏。伏望斷自宸衷。亟命有司於鎮江建康府轉般倉撥米五十萬石。貼助本路義倉。未斛賑濟。飢民如部內諸州有請。即下臣等分撥。陛下幸賜江東之民。而臣等不能檢柅吏姦。失陷官物。致上孤德意。下誤民生。則臣等之罪。惟陛下矧之。

德秀又乞給降錢會下本路灾傷州郡下戶收糶麥種。疏曰。臣等近以本路旱蝗為菑。屢以斯民危迫之狀。仰瀆睿聽。陛下至

仁垂憫。賜緡錢發廩粟。恩意惻怛。與天同心。臣等欽體聖懷。分遣官吏抄錄戶口。舉行振卹之政。欲使山谷窮僻之地。咸被上恩。然此去來秋。尚有期歲。公家之力有限。艱食之日甚長。晝夜以思。未知攸濟。訪之父老。皆言若二麥及時布種。則人心自安。蓋村野小民生計易足。田中苟有數畝之麥。便可指為溫飽之資。日前雖甚艱難。終不舍之而去。富室大家。知其有所指擬。緩急舉貸。肯相賙。第目今麥價所在。踴貴其最平處。每石為錢七。不下二貫有奇。惟上等殷富之家。自能豫蓄種子。中戶糶買已病其艱。若四等而下。大抵皆貧困之民。今夏所收。僅充三數月之食。飢腸所迫。豈有顆粒尚存。雖欲趁時耕種。有不可得。今秋田苗稼至少。檢放之數必多。官司坐失常賦。已不可勝計。若麥復失種。則來歲夏稅輸納必艱。上供之。何所取辦。况若慈待哺

者以百萬計。若廣種二麥。則一飽有期。庶幾四五月之交。振濟或可
結局。若種麥稀少。不足採飢。則非至秋成。官司振給。實難運已。公家
事力。豈易支吾。臣等恭觀陛下即位初年。九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
子。勘會今來種麥是時。切恐細民無力耕種。有旨令兩浙兩淮提舉
司。應災傷去處。將常平錢。措置收糶麥種。并給降米斛。疾速賑貸施
行。毋致有失布種。寬卹之恩。載在詔令。煥如日星。臣等今略計本道
災傷去處。第四等以下。關少麥種人戶。為田數百萬畝。每畝用種五
升。其費不可勝計。雖嘗至下所部諸州。那融官錢收糶給貸。然今州
郡大抵空乏。必無餘力可及。而常平錢未本自無幾。見今專充糶濟
不復更有贏餘。只得傾竭愚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特詔有司。給降
錢會。令臣等領下諸郡。斟酌量給貸麥。熟之日。令民隨稅輸納。臣等謹
當拘推還之。縣官不敢分毫使用。干冒聖威。臣等無任震惕之至。

德秀知潭州。又奏置惠民倉狀曰。臣猥以疎庸。叨蒙推擇。假守相土。
深惟委寄之重。朝夕疚心。苟可以惠養民。幸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
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
苦貴糶。蓋其生齒阜蕃。土產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鄰路與上
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貧民下戶。
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幾。加以法禁嚴重。非饑荒已甚之
歲。不敢輒請發糶。故二年之間。雖苦貴糶。臣皆那融借撥別色米斛
以糶。而不敢遽發常平。至今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
海申常平司得米五萬石賑糶。一城生齒賴以全活。而公家之積。則
已垂罄矣。今歲一旱。所傷甚多。來春以後。民食必乏。倘不蚤為備豫
之計。惟眈眈焉。須客販之至。一或不繼。其將奈何。竊見國朝張詠。淳
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寔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

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饑。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詠。無能為役。然心竊慕之。考之史牘。本州秋稅米內。有所謂折糶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遇關米支遣。則令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歲為始。將上項折糶令人戶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與耗為米五萬餘石。別覈盛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糴。其規模六畧悉倣張詠之法。庶幾城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寓教。又於風化不為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來區處事宜。不敢上涸天聽。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今良法。未有百年而無弊者。惟詠賑糶一事。自淳化至宣和。百有三十餘年。蜀民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晝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維持。小有弊病。隨即革。雖有異議。不

為動搖。而朝廷又為著之令甲。前後議臣復主張而申明之。以故行之愈久。其利愈博。臣今欲望聖慈。將臣奏申事。特降勅旨。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被聖朝子育之恩。實一方大幸。

德秀又奏置十二縣社倉狀曰。臣忝惟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朱熹有請。頒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囂聲。臣少時實親觀其利。歲久法壞。每為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將漕江東。歲造早糧。承詔措置。兼政。存之屬部。親見飢窮之民。惟鄉落家甚。而致粟又為宗艱。勞費不啻數倍。因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藏粟以之振民。猶取之懷也。其利豈不博哉。至是益知孝宗皇帝之聖謨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蠹弊多端。往往歸尤於法。至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曷嘗無弊。亦在夫維持懲飭之爾。姑以常平義倉論

之。侵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能拚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而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詔可之。凡今有倉之地。如楚昌南城。永州。萍鄉。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亦有倉二十八所。蓋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亡。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帥湖湘。適潭人連歲艱食。今夏旱暵。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深念。所以為一方飢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於是禱節浮費。以官錢易穀于總所。凡八萬石。益以他穀為九萬五千餘石。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戶之當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餘散之規息耗之數。大槩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救弊。視俗制宜者。又加詳焉。此蓋淳熙初旨之所許也。仰惟仁聖臨御之初。方務行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中請事宜。已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

聖慈察臣汲汲為民之心。從臣所請。頒降旨。揮令本州常切遵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戶。得以蒙天施於無窮。臣不勝大願。

提舉李道傳上奏曰。伏為廣德知軍魏峴。按教授林庠。實按轉運副使真德秀。乞覈實辨明事。臣聞論事者當辨是非。責治者當覈名實。天下未嘗無真是真非之所在也。然每患乎言之多端。聽之易惑者。不覈實之過。誠即其名以覈其實。則是者固不可以厚誣。而非者亦何可以自掩哉。臣竊觀進奏院報知廣德軍魏峴。按軍學教授林庠不法。且乞避轉運副使真德秀。得旨罷庠而別與峴一尋軍壘差遣。臣竊謂峴與德秀必有一是一非。惟以其實考之。則真是真非。當有不難辨者。蓋峴之奏。雖為庠設。然以臣所聞。峴非按庠。乃按德秀也。峴之按庠。謂其捨教職而任荒政。挾漕臣而凌郡守。夫以一郡之民。飢困欲死。陛下大捐廩粟以活之。任乎此邦者。出任其事。如救焚拯溺。尙常職之可拘。當此之時。軍學堂試為重乎。本軍

振濟為重乎。出身濟物。固儒者事。峴昧於輕重。而以庠終日坐倉為可鄙。峴則陋矣。至於陵忽郡將。則誠不可不治。然猶當問庠之所守為如何。設使庠之語言禮節。或失婉順。而所守者正。峴亦當屈已從之。未可以陵忽言也。况庠之於峴。初未見語言禮節悖慢之實。則峴之深怨。極憾於庠者。果何為哉。以此言之。峴之按庠。意必有在。臣故曰。峴非按庠。乃按德秀也。德秀與峴。比肩事主。德秀雖任按察。若德秀所為未善。峴不肯苟徇。具以上聞。執曰不可。然臣不知果峴為是乎。德秀為是乎。峴之奏為荒政言也。若曰某縣流移者多。而不能止。某鄉草死者眾。而不能救。某處濟米給散之有欺。某邑糶錢出入之不明。某事則有何人之詞。某條則有何日之案。各指其實。而言之。庠固无所逃罪。而德秀之失於任庠者。亦無所辭其責矣。臣竊聞峴之奏千餘言。略不及此。特以輕易朝廷。自專掠美為德秀罪。陛下試覈其實。峴為是乎。德秀為是乎。夫自專固人臣之罪。而許以從宜。

者乃人主之大權。掠美固君子所羞。而為君任怨者。尤末世之邪說。如峴所陳。陛下欲濟而易之以糶。陛下欲糶而易之以濟。是為有司專擅之罪。廣德濟糶。非臣所任。不能詳知。然竊謂濟糶俱急。轉輸不濟。糶米未至。而借濟米以應之。濟米有缺。而乞糶米以益之。權宜集事。要成終。文籍具存。自無淆混。若事理不過如此。則固亦陛下之所許。未至罪其事也。至於掠美之說。則又不可不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職無他。任其父之事而已。臣職無他。任其君之事而已。故稱人子之善者。必歸美於其父。稱人臣之善者。必歸美於其君。擢是臣任是職。欲其稱職。而人善之乎。欲其不稱職。而人怨之乎。使人臣任怨於下。則怨之者推其所從來。必歸咎於上矣。主何利焉。且峴固言之矣。未陛下之米。民陛下之民也。獨不曰。臣亦陛下之臣乎。以陛下之臣。奉陛下之令。散陛下之米。活陛下之民。何往而非陛下之德澤哉。天下未嘗有無實之名也。臣之事君。當貴其實。而求名與否。不必問也。若夫黎民阻飢。上所

當恤此則如慈母之乳其子。初不為名。峴乃有恩歸。知已。慈華朝廷之言。何其所見之異哉。且民飢而不得食。則怨。既得食矣。又何怨華於上之有乎。峴之言無足辯者。然臣竊見近世風俗日以衰弊。人臣率顧一身利害之私。而不以國家生民為念。臣雖不肖。每獨憂之。峴之諛行。恐自今分職授任者。益以自專。掠美為蕪。便文自營。誰任陛下事者。峴言雖所關甚大。此臣奉奉之愚。所以上瀆天聽。不自知其煩也。峴與德秀一是一非。必有公論。伏望陛下特選朝言。或委隣路監司考覈其實。若廣德荒政不舉。則德秀為有負陛下。不可無責。若峴言無實。則是以私意邪說上惑朝廷。上乞明正其罪。使天下知是是非非。不可混於聖明之世。臣與德秀實為職事。愚忠所激。不復避嫌。且峴尚居部內。在臣職所當言。用敢冒犯以聞。

左司諫黃序上奏曰。雨澤愆期。地多荒白。知餘杭縣趙師。懇請勸民雜種麻粟豆麥之屬。蓋種稻則費少利多。雜種則勞多獲少。慮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課責輸。則非徒無益。若使之從便。雜種多寡皆為已有。則不勸而勤。民可無饑。望如所陳。下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凡有耕種失時者。並令雜種。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庶幾農民得以續食。官免振救之費。從之。

寧宗時。素燮輪對。劄子曰。臣聞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至哉聖言。子有疾痛。則父母知之。民有疾痛。則人主知之。其知之最先。故救之最切。洪惟我藝祖有父母斯民之仁。嘗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者。蠲其租。勿俟報。蓋慮其稍緩有拯救不及者。嗚呼。可謂至切矣。仁宗明道中。江淮旱蝗。命范仲淹安撫。時民有食烏味草者。仲淹擣以進御。且請宣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其言切矣。而不以為忤。豈不曰民之艱食。固人主所欲急聞者歟。人主雖儉。而六宮貴戚。或侈。亦足以傷

財而害民。此仲淹所以併及之。而仁宗所以嘉納之也。今陛下躬行
儉約。誠心愛民。同符於藝祖。匹休於仁宗矣。然不知黎庶之疾苦果
能盡達於冕旒之前乎。近而京輦米斗千錢。民無可糶之資。何所得
食。固有餓而死者。有一家而數人斃者。遠而兩淮荆襄。米斗數千。強
者急而為盜。弱者無以自活。官給之粥。幸有存者。而無衣無褐。不堪
隆冬。或以凍死。遺民氣息僅屬。雖逢春和。豈能遽有生意乎。准西漕
臣目其飢羸困斃之狀。摹寫為圖。觀者無不愍惻。不知亦嘗進御如
范仲淹之進烏味草乎。陸贄有言。流俗之弊。多徇諂。設。揣所悅意。則
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深譏當時告荒之不以實也。今聖德寬
仁。監司郡守固宜皆以實告。然願陛下更咨詢之。使閭閻纖悉之情
畢達於几席之間。如家至而親見之。則父母斯民之
者。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曷為其必於是時也。五穀多
寡。歲終畢見。可

量入以為出。歉歲用度。非豐年比。故也。今當饑饉艱危之時。而中外
文費。猶如豐登之歲可乎。小民嗷嗷仰哺。方切坐視。則不忍賑卹。則
不給。惟有裁節冗費。上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為
施惠之具。或可以救。不然。將何望耶。側聞去冬陛下臨朝。深以得雪
為喜。而又軫念飢民之寒。更糶為濟。以直給之。聖意切矣。臣願陛下
更推廣之。凡立事貴乎舉要。惟救荒獨不可略。條目愈詳。則惠澤愈
廣。故成周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當是時。富藏天下。民生熙熙。雖遭
水旱。可無菜色。而賑飢之具。多端如是。蓋不敢不如是也。陛下宜深
思此意。凡可以加惠吾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寧過乎。詩。每夫之畧。庶
乎息意周洽。而赤子可活矣。周世宗五季之君。爾猶曰。民猶子也。安
有子倒垂而父不辭者。今以聖主如天之仁。豈其撫摩。極育有所未
及乎。民困極矣。惟速救之。豈獨生靈之幸。實宗社之幸。

浙東路安撫使來說友乞收糶淮麥疏曰。臣竊觀司馬先達。實通其神宗皇帝。問以河北歲饑。何以拯之。光曰。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乞糶穀於他路州縣。仍多漕江淮之穀。神宗然之。然則糶穀以賑饑民。固不可緩。若先事豫備。多方為策。則充免於臨時之迫急也。伏自前歲水旱相仍。舉行荒政。惟以發倉廩。採錄饑為急。累月之間。諸路賑糶。所在儲粟。什用八九。然猶未能足用也。今諸處見管米斛。蓋甚無餘。幸去歲中熟。朝廷徧行和糶。目今所蓄。正自不多。若今歲更得一稔。則廣糶厚歲。它日猶可憑藉。然近日雨澤久愆。禱祈未應。明越兩郡。種未入土。浙西運河。不絕如綫。自常而乾。旱已甚。所謂先事豫備。豈宜不講。今和糶米斛。已非其時。縱增價收糶。所得亡幾。竊聞兩淮麥已大熟。淮邦種麥。連亘阡陌。非江浙比也。准人仰此流轉江浙。博易楮幣。燕聞目即麥價甚平。臣恭聞仁宗皇

帝慶曆四年。遣內侍齋內庫銀三萬兩。下陝西糶麥。以濟饑民。蓋穀與麥。其性一也。今糶穀已晚。宜及淮。麥稔熟之時。早行收糶。以為他日賑荒之備。誠為急務。臣嘗詢之農。民謂麥極可收貯。若乾燥之麥。倉穀不濕。可收二年。今若朝廷捐銅。會三十萬。分委兩淮漕臣。每路且各糶乾燥好麥十萬碩。以郡大小定數。增價收糶。選委明曉官屬。措置革弊。不得纖毫科擾於民。各辦高燥倉穀。將所糶麥。更切驟眼候乾。然後入教。如一年內便致腐爛。不可用者。罪各有歸。取見糶足實數。具申朝廷。然後委官覈實。庶幾得此十萬石麥。或有歲歉。便可應用。其利一也。准人既得官司增價糶麥。又三十萬銅會散在兩淮。民旅兩得其便。其利二也。若今秋幸得豐熟。不用賑濟。則此十萬石麥。或且稽留一半。或速近官司。乞以元錢充撥。充造麴等。不慮其無用。此其利三也。欲望聖慈。詳酌臣先事豫備之意。或其言可采。乞

早賜施行不勝厚幸。

說友又乞增糶常平米疏曰臣切惟國家常平之法最為近古。今州縣常平之米。政所以均歛散之宜。平歛歲之糶。若所儲不多。或遇歉歲。必無以均歛散。而平貴糶。恐非常平之本意。臣竊職浙東。伏見本路州縣常平米數目尤少。除紹興府有五千餘石。台州有四千餘石。外。其温州止一千餘石。明州止一百餘石。處州止二十餘石。若衢婺兩州。並無見在。總計之州之數。不過一萬二千石耳。常平之米。與義倉不同。義倉隨苗帶納。歲歲而有。常平則取之租課。米與租課錢收糶耳。而租課錢米。即人戶請佃沒官戶絕田產內所輸者。去歲十月。蒙朝廷行下。將本路應干沒官戶絕田產。並行估賣。其錢令各州解赴封樁庫。臣今年正月到任。雖已節次措置出賣。而區區切有管見。向者恐涉規避之嫌。不敢具奏。今幸推對清光。得以控露。且浙東一

路所管常平米。已是數目絕少。若又盡賣沒官戶絕田產。則自此不復有佃人租課錢米。是絕常平之本矣。歲既無入。又有州縣支動及陳腐耗折。所謂見管一萬二千石。將不一二年。亦無復有矣。豈不重失歛散平糶之良法哉。故臣謂出賣官產。若果足以助經常之費。猶曰可行。今浙東一路。估到之數。不過十二萬貫。而臣到任後。多方措置。方賣及四萬貫。政使足十二萬貫。文數在朝廷。如太倉一稊米耳。所得不多。所失頗重。政如中人之家。雖至於甚迫。亦不肯盡棄常產。以絕歲入之利。蓋棄產得金。金易盡。而產不復有。堅忍以保常產。則歲歲有常入矣。此理甚曉然也。臣愚欲望聖慈。以常平為重。深念浙東一路。常平米數少。所賣官產。不過十二萬總。豈宜因與盡賣常平之入。特發睿斷。行下浙東。提舉司日下住賣沒官戶絕田產。其已賣者。即以其錢。各令本州。趁今年豐熟。盡數收糶米。解於常平倉樁管。

限冬季糶足。其未賣者與雖已賣而未交錢者。並只付元佃人租種。仍前輪納租課錢米。其後來續次收到沒官戶絕田產。自此並不得出賣。勤州縣及時召人租種。庶幾存留所佃官產不絕。常平之不及民之政。莫切於此。仍乞速賜行下施行。不勝一路厚幸。

理宗時。知安慶黃幹代撫州守。上奏曰。國家頻年以來。常苦旱暵。是雖天時之適然。而亦人事不脩之過也。人事既盡。則雖天災流行。亦不得而勝者。陂塘之利。所以灌注田畝。漢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民到于今稱之。使為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江西之田。瘠而多涸。非藉陂塘井堰之利。則往往皆為曠土。比年以來。飢旱荐臻。大抵皆陂塘不修之故。若申嚴舊法。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先於每鄉籍記陂塘之廣狹深淺。方水泉涸縮之時。農事空閑之際。責都保聚民浚深其

下。而倍築其上。積水既多。則雖有旱暵。而未始枯竭。勤惰而為之賞罰。其始雖若勞。而其終乃所以利民。能為害。豐登可以常保。而不至於上勤朝廷賑恤之勞矣。

幹知漢陽。上奏曰。臣恭惟國家以深仁厚澤。覆露宇內。一民一物之

無素備之策。

微撫摩愛育。不忍使之不得其所。獨於水旱凶荒。州

無素備之策。

而民之死於飢寒者。不知其幾。甚可傷也。今之守令

而救荒之策者。

不過曰勸分曰通商而已。勸分通商。不聽其自為低

則客旅稅戶

不肯出粟。若聽其自為低昂。則人心無厭。數倍其價。

同閭小民。當豐

穰之歲。亦必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一飽。迨至凶荒

一有技藝。已無

所售。安得有數倍之錢。可以糶米。則亦有相與枕藉

而死耳。夫事固

有若老生常談。而確然不可議者。廣儲蓄是也。然人

皆知其不可易

而不可為者。病在因循而已。本軍每歲苗米。不過二

千餘石。僅足以

解總所給大軍。而本軍官兵之請給。皆旋行收糶。素不曾蓄積也。前知軍孫杓首糶萬石。知軍王從繼之亦糶萬石。今歲大旱。偶來價未大貴之日。臣急發郡帑借貸絡繹。糶客舟稅戶米三萬餘石。漢川縣亦糶萬石。自六月以來。米價頓貴。藉此六萬餘石之米。發以賑糶。每戶數石。則亦可以及萬餘之衆。日食賤米而無慮。以是推之。則積貯者。信其為天下之大命也。臣愚以為莫若及今行下兩浙江東西湖南北諸路。擇沿江十數大郡。起立倉教。使可積數十萬石。饒遇豐熟。即於諸郡和糶。椿積則十郡可積數百萬石。雖有水旱不能為吾憂矣。况胡運日衰。中原故壤。指日可復。師旅一動。悉發此米。方舟而下。何患糧食之不繼哉。方旱而思造舟。方暑而思造裘。雖若近於迂濶。然先事而慮。可以無憂。事至而憂。則無及矣。惟集議而決行之。天下幸甚。

兵部侍郎袁甫論流民。荀子曰。臣聞今日之患。至為緊急。關於理亂存亡之大者。流民是也。臣竊迹往事。未暇枚舉。姑以晉事言之。永嘉間。李特雄鷲其始。不過挾流民為亂耳。特雄單人寡子。高能因流民蟻附。結大營於綿竹。以處之。旬月之間。有衆二萬。遂據全蜀。自古惟有已亂之方者。乃能折倡亂之萌。西晉不知已亂。而縱持雄之倡亂。故蔓延以及東晉。雍州流民。多在南陽。王如因之以為亂。巴蜀流民。布在荆湘。杜弢又因之以作亂。逮其後也。江西流民。孰長吏降姚襄。建鄴震駭。謝尚自歷陽還。衛京師。固江備守。此皆倡亂之始。不思亟加安輯。故其流毒寔盛。寔烈。以至此極耳。况今歲荒。米價騰踊。餓莩滿目。在在皆然。以外之流民。煽內之飢民。等死之命。一萌言亂之徒。群起。國將奈何哉。夫不恤內地之飢民。則凡轉徙於道途者。皆流民也。又加以在外源源方來之民。吾倉皇無策。必將回拒。且淮民皆

吾亦子。今不加拯。揆反從而拒之。是讎之也。以子為讎。稍有人心。何忍為此。臣之愚慮。謂宜亟加區畫。如救頭然。然有當行而未易行者。凡數條焉。今州縣間。流民入境。未知數目。多寡。宜責之長吏。廣為措置。或分寺觀而暫為居止之計。或隨力贍養而亟救。垂絕之命。其說固當行矣。然諸郡赤立。經常莫繼。一旦重以此費。官帑空竭。計將安出。雖有巧智。於何取辦。此其未易行者一也。淮民勁悍。材武。與江浙不同。轉填溝壑。殊可恨惜。宜取其尤強壯者。籍以為兵。如近日新招拱衛一軍。亦可充數。仍覈所在諸軍。多有虛籍。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淮民之壯丁。其說固當行矣。然養兵猥衆。為今大弊。不能汰而又益之。來者無窮。反致激變。此其未易行者二也。兩淮清野。伐蕪。賊因糧之計。室廬田產。無尺椽寸草之留。獨有山水寨阻險。為國者如故也。因而葺理。增立堡寨。以處復業之民。其說亦當行矣。然民多

寨少。何足以容葺理之費。官給之乎。抑聽民自為。而官助之乎。俱非空言之所可辦。况此又在狂虜盡退之後耳。談河止渴。奚救目前。此其未易行者三也。借曰其後復業。官司為之主盟。還其自有之田。勸以力農之務。其說亦當行矣。然自經蕪賊蹂躪之餘。種盡矣。牛盡矣。耕具又皆盡矣。小民積弊。歲久尚不能集。一朝還鄉。決難措辦。是亦驅而就死地耳。矧蕪情叵測。去來無常。民未知復業之獲利。反不如寄寓之暫寬。此其未易行者四也。矧今近甸。間有剽掠之衆。輦下已。有攫拏之風。凡此亦足以鼓雄心而長聲勢。吐隸迂徒。皆勦敵也。斬木揭竿。皆勁兵也。群起附和。如水赴壑。流民之禍。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盍亦懷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之念。軫燕巢。幕上魚遊釜中之憂。凡前四條利害相形。有非獨見單慮之所可臆。決宜誕布集議之詔。俾侍從臺諫兩省官。以及在廷之臣。參酌事宜。竭盡忠計。各上議。然不

許聯名庶幾人人得盡已見。免至雷同塞責。陛下與二三大臣合策謀而斷之。至當歸一。無有疑貳。于以安近懷遠。保邦固本。實宗社生靈大幸。臣不勝慙愧。

甫為中書舍人。兼經筵說書。進故事曰。仁宗皇祐元年。以知青州。為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

臣竊謂區處流民之策。惟富弼之法最為簡便。所謂簡要之策。惟

曰。散處其民於下。而總提其綱於上而已。竊聞金陵諸邑流民羣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動輒殺傷。松江出兵驅之。其在句容之境者。輒入金壇。若宣城。若池陽。若當塗。所在蟻聚。剽劫成風。逃亡之卒。皆入其黨。江南姦民。率多附和。目前勢已若此。冬杪春初。日月尚長。蔓延不已。各將潰裂四出。不可收拾。臣愚欲乞朝廷行下督府及諸閫。與凡安撫總漕諸司。作急措置。自一路而推之。諸路由諸路而推之。諸郡每處流民隨所在分之。允贍養之費。惟分則易供。居止之地。惟分則易足。此非臣之臆說也。弼擇所部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又擇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弼之所作。可謂委曲詳盡矣。今日果能推行此策。非但勸民出粟而已。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有管之錢。或乞科降。則上下當相視。

如一家或請團結則彼此當聯絡為一體而所謂團結者又不止一途而已能勞苦者庸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其間有為士者則散於庠序為商者則使之貿遷心有所繫而姦無所萌此皆分說也分之愈多則養之愈易而其要在督府制閫以及總漕諸司為之領覆而已是故民貴乎分而權貴乎合所謂散處其民而總提其綱者正謂此也臣願朝廷備富弼施行使長吏任責一如青州故事流民甚幸宗社幸甚

度宗咸淳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糶倉遇米貴平價出糶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上言曰今日急務莫過於平糶乾道間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即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者今粒食翔踴未知所屆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姓所至閉廩所以糶價愈昂而楮價陰減陛下念小

民之艱食為之發常平義倉然為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糶價一平則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

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可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臣聞食貨和寶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者也虞書曰懋迁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孟子曰許子以釜餽爨以鐵耕以粟易之蓋二者不能以相無為人上者但當其均節其重輕使交利而俱贍未聞有力加過絕使食貨不

通以至於飢餓死亡而不加恤者也。管子曰：計本量委則足矣。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藏者何？專貯於一處而不散也。天生穀粟，所以養人，乃設莞權而雍闕之。夫絕民命，使捐瘠於深山窮谷之中，何其忍也！自古言利之臣，桑孔為魁，聞其盡籠天下貨物矣。未聞其禁米也。國家著令，米穀不稅。凶年飢歲，閉糶有誅。祖宗仁政，更可不恪守乎？臣竊聞近者有司，墮行弊政，開置米局，使黠吏豪民，共主其事。柵水斷舟，圭撮不泄。山澤之民，貨無所售，食無所得，飢火迫之，觸法抵禁，嘯侶呼儔，破柵奪攘，以與官角。其有擒獲，傳送有司，駢首就戮，向也救死於口而不得，今也救死於頸而不能。進退皆死，何吾民之不幸乎！夫移粟移民，一國而相通者也。晉饑秦救，鄰國而相通者也。安有均為天子縣內之民，而杞魯相視哉！始作備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

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作備者，信有罪矣。效尤禍也。可不監乎？今耒耨棘矜，猶未散也。菑禁之，今猶未下也。正當疆場日駭之秋，列郡有殺人取貨於城內者，京邑有蟻聚蜂屯於田里者，長此不已，豈不為姦人所甚以搖吾民乎？願陛下申嚴國家通糶免稅之法，亟命有司，毋惑吏姦，毋輕民命，取數年弊法而掃除之。仍昭揭榜諭使遠所，山澤溪谷之民，莫不聞知。則渤海潢池之間，必且棄兵弩而持鋤鉤，賣刀劍而買牛犢矣。惟陛下亟行之，幸甚幸甚。

金世宗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紇石烈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溥，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

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

章宗泰和四年。河北大飢。尚書右丞侯摯上言曰。今河朔飢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殮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糶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為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界。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飢。晉閉之糶。千古譏之。况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為可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糶。縱民輸販。為便。

宣宗貞祐二年。中都路兵馬都總管胥鼎。以在京貧民。缺食者衆。宜立法賑救。乃奏曰。京師官民。如有能贖給貧人者。宜許所贖。遷官陞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如進官升職。丁憂。又許應舉求仕。

官監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政化並言。則化切於政。衣食合論。則食急於衣。欲天下之化行。莫先於義。欲天下之食足。皆在於農。農有預防而業可永安。義有素行而俗自和睦。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軍民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各出粟麥。貯之當社。社司檢校。勿使損敗。當社飢饉。即用賑給。至于隋末。公私廩積。可供五十年。長孫平之力也。欽奉至元六年八月間。聖旨條畫。內一款。該每社立一義倉。社長主之。每遇年熟。每親丁留納粟五斗。驅丁二斗半。年粟不收。許納雜色。官司並不得拘檢借貸勒支。後遇歉歲。就給社民食用。社長明置收支文曆。無致損耗。欽此。臣竊見自是以來。二十餘年。今矣。然而社倉多有空空如也之處。頃年以來。水旱相仍。蝗螟蔽天。饑饉荐臻。四方迭苦。轉互就食。隆寒盛暑。道塗之中。繼屬不絕。

維持保抱。婦泣於後。子號於前。老弱不能遠移。而殍者衆矣。延及京畿。亦嘗如是。不亦痛哉。臣居山東。山野之民。飢食橡栗。寒衣薪火。若多矣。若更飢饉不息。民將奚以為生乎。彼隋立義倉之後。而富。今立義倉之後。而貧。豈今民之不及隋民哉。意者勸督未及。義氣未和。人事未盡。以致之哉。若幸從臣。所謂務農桑之法。之後。自當有餘粟矣。國家許陳朝廷得失。臣試陳之。今條款使義倉計丁納粟。其意以為及饑饉之時。許丁出之。故方其納粟而計丁納之。以取均也。又條款使驅丁半之。彼驅丁亦人也。尊卑雖異。口腹無殊。至儉之日。驅丁豈可獨半食哉。又計丁出納。則婦人不納。豈不食哉。又同社村居無田者。豈可坐視而獨不獲哉。且夫義倉者。貴其義也。若計出納之錙銖。辨親軀之多寡。則是有義之名。而無義之實也。樂歲粒未狼戾。乞丐者踵門。猶宜與之。况一社之人。而至儉。豈宜分彼此哉。是

蓋當時大臣議法者。有乖陛下之本心也。若從臣言。限田產之法。之後。其田數之多寡。亦不甚異矣。伏望陛下。普班明詔。詳諭農民。凡一社立社長。社司各一人。社下諸家。共穿築倉窖一所。為義倉。凡子粒成熟之時。納則計田產頃畝之多寡。而聚之。凡納例。平年每畝粟率一升。稻率二升。凡人有年。聽自相勸督。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螟蝗。聽自相免。凡同社萬一豐歉不均。宜免其歉者所當納之數。凡饑饉不得已之時。出則計排家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儲多每口日二升。勒為定體。凡社長社司。管義倉。不得私用。凡官司不得拘檢借貸。及許納雜色。皆有前詔在焉。如是。則非惟共相振救。而義風亦興矣。

文宗時。虞集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藉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採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

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籩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畝。薄征。餘皆有所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截然而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

順帝時。蘇天爵乞免飢民夏稅。疏曰。臣聞天生蒸民。為國之本。地生百穀。為民之財。國非民固。民非財困。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曰財之文。我國家隆興百年。子育兆姓。雖賦稅專征於郡縣。而恩澤常出於朝廷。爰自去歲以來。不幸天災時見。或值旱乾。或遇霖雨。河水泛溢。年穀不登。以致江浙遼陽行省山東河北諸郡。元元之民。飢寒日甚。始則質屋典田。既不能濟。甚則鬻妻賣子。價直幾丁。

朝廷雖嘗賑恤。數日又復一空。朝餐樹皮。暮食野菜。飢腸暫充。形容已槁。父子不能相顧。弟兄寧得同居。壯者散為盜賊。弱者死於途路。聞之亦為寒心。見者孰不隕涕。殆茲春夏之交。將為蠶麥可望。蟲已損其桑柘。蝗又食其青苗。夏麥既已不收。秋田猶未下種。天災若此。民窮奈何。衣食尚且不充。賦稅何由而出。誠恐州縣官吏。但知依期征索。蕞楚既施。瘡痍益甚。夫民惟國之赤子。財者本以養民。宜從朝廷。早賜聞奏。驗彼災傷去所。曾經賑濟之家。合納夏稅。量與蠲免。庶幾實惠。善洽困窮。銷愁怨之苦。為歡悅之心。和氣既充。陰陽自順。四時協存。百穀用成。黎民雍熙。天下幸甚。

